歷代小說筆記選

漢魏六朝

417716

1963

商務印書館發行

江畬經編輯

歷代小說筆記選

漢魏六朝

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序

江丈伯訓手選自漢至今代小說筆記之屬得百三十種。駁書商定去取。並屬爲之序。中數種。於所選不類。或確爲僞書者。似可刪。問有以類相及。可補取者。如既收入蜀記。則范成大之吳船錄。驂鸞錄。張祥河之續驂鸞錄。亦可並列。既有老學庵筆記。則續筆記亦不宜略。老學庵續筆記傳本少見。說郛有之。既修書報丈。乃爲序曰。小說始於漢。筆記始於唐。目錄家皆列諸子部。其實皆史書之支流也。班固稱『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古史皆官書。稗官者小官之稱。小說之義。通於小史。其不謂之史者。漢志不立史名。戰國策。太史公書。皆附見於春秋。稗官之書。既與此不稱。故別之曰小說家耳。隋志乃分正史古史諸目。又創立雜史一類。委巷迂怪妄誕之說。亦備而存之。此類首列周書。舊唐書經籍志。崇文總目等仍之。而漢書藝文志『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郊祀志。『武帝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虞初蓋方士者流。小說家喜言怪異。或源於此。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今人劉咸炘校讎述林。『周書七十一篇。論者紛然。吾從莊述祖之說而更詳之。定爲周史記。古傳記。及子家述古三類之合成。』虞初小說即周說。其說本於周書。隋志列周書於雜史。則小說獨不可入雜史類耶。劉咸炘續校讐通義。極言雜史體例綦嚴。凡掌故傳記小說之類。皆非其倫。然終無以解於隋志雜史門之收王嘉拾遺記呂布本事諸書。至於札記隨筆之作。上文統稱筆記劉氏以謂『自有此類。而子史二部皆亂。不別之於外

編。四部難理也。其中有較純者。意存考證。別爲一目。校讎通義然則筆記之以記事爲主者。固仍於史部而觀其命名。則固以補史爲志。直齋書錄解題國史語涉報應鬼神等則去之。肇書蓋兼小說筆記兩體。而入雜史類自昔史家。不廢說部。如後漢書採搜神記。應劭風俗通。晉書採裴榮期語林。劉義慶世說。幽明錄。劉敬昇異苑諸書。司馬光與劉恕書稱。『今因修南北朝通鑑。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敍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夫史之爲義。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語見劉知幾史通自敍。說部語雖揚厲。而志在勸懲。史乘所錄。將以示後。固不徒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抃掌也。至如范鎭東齋記事。以蔡襄身爲蛇精。孔平仲談苑。記張士遜死入地獄。似茲詭越之詞。自非良直所取。則此編之嚴汰荒誕神異諸說。其廓清摧陷之功。豈惟說部之諍臣。抑亦史家之良輔。以視坊間稗販成編。蕪雜無例者。詎可同年而語。誠未容以委巷小辯流俗短書視之也。民國二十二年八月閩縣林志鈞

自序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語報應。序鬼神。述夢卜。近帷箔。笑則書之。歐陽修歸田錄。以肇爲法。往者余傭書商務印書館。嘗副東方圖書館館職。每閱前人筆札。竊師二公之意。謬事去取。得一百三十種。顏曰精選歷代名人筆記。排校甫竣。乃以上海戰事。商務印書館被焚。原稿與清樣悉付灰燼。而東方圖書館亦成瓦礫之所。頻年所假手以徵集古今之遺聞軼事者。至是乃全失其根據。去夏歸里。于役閩江。公暇間於省會圖書館烏山圖書館借閱圖籍。恍惚前稿。印象猶留腦際。則復從而輯之。益以鄉里前哲遺文。私家抄錄者。凡二百種。改名歷代小說筆記選。每與林仲樞先生往返函札。商榷刪存。仲樞之弟志鐐君。適在省圖書館服務。爲余探討藏書。精詳無漏。崑山胡君文楷。舊與同事。貽書贊助。願預校讐。編次既竟。私幸前稿不至淹滅。而後之所得。比前輯乃增七十種。然終未敢濫爲搜錄也。生平深慨稗官小說。多載神鬼荒唐。及一切迷信報應之說。錮人神智。流毒社會。是輯史補序語。則益自信此旨之不謬於前賢矣。至於殊方異俗。奇聞軼事。凡足廣後賢之耳目。引讀者之趣味者。則仍博取無遺。其於肇之所云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者。或有當也夫。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閩侯江畬經

歷代小說筆記選目次

漢魏六朝

神異經　五十二則
海內十洲記　全
別國洞冥記　全
笑林　十六則
高士傳　十則
博物志　九十八則
西京雜記　五十三則
搜神記　十三則
拾遺記　四十七則
搜神後記　二十二則
佛國記　全
齊諧記　五則

目次

漢　東方朔
　　東方朔　郭憲
魏　邯鄲淳
晉　皇甫謐　張華　葛洪　干寶　王嘉　陶潛　釋法顯
宋　東陽無疑

歷代小說筆記選　漢魏六朝

異苑　五則

世說新語　二百二十三則

述異記　九十則

續齊諧　六則

荊楚歲時記　全

二

劉敬叔

劉義慶

梁　任昉

吳均

北齊　宗懍

歷代小說筆記選

漢魏六朝

神異經

東荒經

東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縞帶元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轉可愛。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嘿嘿然而笑。倉卒見之如癡。

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樹主九州。其高千丈。圍百尺。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條枝。敷張如帳。上有玄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並列。面向西南。有九方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之復生。其州有福。創者州伯有病。積穢不復者。其州滅之。

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有蠶。作繭長三尺。繰一繭得絲一斤。有檮焉。長三尺五寸。

東方有樹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其子徑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壽。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溫潤。嘅嗽人食之即止。

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蓋稟至陽之爲質也。海中激浪投其上。嗡然而盡。計其晝夜。

喻攝無極。若熬鼎受其洒汁耳。

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脚。巨洋海中。昇載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

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其殼徑三尺三寸。殼刺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多令人短氣而渴。

東方裔外有建山。其上多橘柚。

東南荒經

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丈。腹圍如其長。頭戴雞父魋頭。朱衣縞帶。以赤蛇繞額。尾合于頭。不飲不食。

東南荒中有邪木。高三千丈。或十餘圍。或七八尺。其枝喬直上。不可俯也。葉如甘瓜。二百歲。葉落而生花。花形如甘瓜。花復二百歲。落盡而生蔓。蔓下生子。三歲而成熟。成熟之後。不長不減。子形如寒瓜。長七八寸。徑四五寸。蔓復覆生頂。此不取。萬世如故。若取子而留蔓。蔓復生子。復二年則成。蔓而復生子。其子形如甘瓤。食之令人身澤。不可過三升。令人冥醉。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羅之人。緣能得之。一名無葉。世人後生不見葉。故謂之無葉也。一名倚驕。

東南隅太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自輔天初立時。使其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之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露其牝。不飲不食。不畏寒暑。惟飲天露。須黃河清。當復使其夫婦導護百川。古者初立此人開導河。河或深或淺。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責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黃河清者。則河

海絕流水自清矣。

東南海中有烜州。州有溫湖。鮒魚生焉。其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

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東南面上有蹲熊。有榜著闕曰地戶。

南荒經

南方有犬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鵸鵌。書曰「放鵸鵌于崇山」。一名驩兜。爲人很惡不畏風雨。禽獸犯死乃休耳。

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鼰。所之國大旱。一名格子。善行市朝衆中。遇之者。投著廁中乃死。旱災消。詩曰「生捕得殺之。禍去福來」。

南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燃。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

南方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柤稼。柤者柤梨也。稼者秩稼也。櫰親暱也。三千歲作華。九千歲作實。其花蕊紫色。其實赤色。其高百丈。或千丈也。敷張自輔。東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葉長七尺。廣五尺。色如綠青木。皮如梓樹。理如甘草。味飴。實長九尺。圍如其長而無瓤核。以竹刀剖之。如凝蜜。得食復見。實即滅矣。言復見後實熟者。壽一萬二千歲。

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華色朱。其實正黃高五十丈。敷張如蓋。葉長一丈。廣二尺餘。似箘苧。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飴。實有核。長五尺。圍如長。金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不畏水火。不畏白刃。

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船其笋甚美食之可以止瘡癘
南方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蚘虫人腹中蚘虫其狀如蚓此消穀虫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滅多益少凡蔗亦然
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但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其毛績紡織以爲布用之若有垢穢以火燒之則淨
南方蚊翼下有小飛虫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嘗有雛復成九子蚩而復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食者知言虫小食人不去也此虫既細且小因曰細蠛此虫常春生以季夏藏於鹿耳中名嬰蜺
南方有獸似鹿而豕首有牙善依人求五穀名無損之獸人割取其肉不病肉復自復其肉惟可作鮓使糵肥美而咋肉不壞吞之不入糵盡更添肉復作鮓名曰不盡鮓也
南方有銀山長五十里高百餘丈悉是白銀

西南荒經

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丈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賢一名無不達凡人見而拜之令人神智此人爲天下聖人也一名先通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如狼好自積財而不食人穀彊者奪老弱者畏羣而擊單名曰饕餮

春秋言饕餮者縉雲氏之子也一名貪惏一名强奪一名凌弱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蒐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眞矣一名誕

西荒經

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罷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物徑過人有德行而往牴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也空居無爲常咋其尾回轉仰天而笑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二尺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春秋顓頊氏有不才子名檮杌是也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春秋所謂三苗書云「竄三苗於三危」

西荒之中有人焉長短如人著百結敗衣手虎爪名曰獏獦伺人獨行輒食人腦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其聲燒火石以投其舌乃氣絕而死不然食人腦矣

西方日宮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似金可煆淮南子術曰餌丹陽之爲金是也

西荒中有獸如虎豪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鬥終不退怯唯死而已荒中人張捕之復黠逆知一名倒壽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在深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中爆州而出。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

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北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入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茂先註云。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三軍勢如率然者是也。

西北荒經

西北有獸焉。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鬥。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食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亦食諸禽獸也。

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貪惡愚頑。名曰共工。書流共工於幽州。幽州北裔也。而此言西北方相近也。皆西裔之族耳。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一尊復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焉。味如麋鹿脯。飲此酒。人不生死。一名遺酒。其脯名曰追復。食一片復

一片。

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階。西北入兩闕中。名曰天門。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分。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居幷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藥也。

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忽有飢時。向天仍飲。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曰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北方荒經

北方荒中有棗林。高五十丈。敷張枝條數里餘。疾風不能偃。雷電不能摧。其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潤澤。食之可以安軀益於氣力。赤松子云「北方大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軀。」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湖有横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枚二枚煑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其湖無凸凹。平滿無高下。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礜鼠在冰下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金。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可以爲褥。臥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毛所在。鼠輒聚焉。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尺。頭紋曰天胸。又曰候。左翼文曰鷺。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央捕魚。或時舉翼

而飛.其羽相切如風雷也.

東北荒經

東北荒中有木.高四十丈.葉長五尺.廣三尺.名曰栗.其實徑三尺二寸.其殼赤.其肉黃白.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

中荒經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下有回房方百丈.上有大鳥.名曰希有.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九府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男女無爲匹配.張茂先曰.「言不爲夫妻也.」男女名曰玉人.

東方有宮.青石爲墻.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盡以五色.門有銀牓.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爲墻.五色玄黃.門有金牓.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中央有宮.以金爲牆.門有金牓.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爲墻.赤銅爲門闕.有銀牓.題曰天皇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爲墻.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黃石爲墻.黃牓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有宮.黃銅爲墻.題曰地皇之宮.

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爲兵器.

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食人吹人則病.名曰猰貐.恒近人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苦.

西方深山有獸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驢。善緣高木。皆雌無雄。名猧順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彊牽男人。將上絕塚之上。取菓並竊五穀食。更合三畢而定。十月乃生。

不孝鳥狀如人身犬毛。有齒。猪牙。額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鳥上有文曰不道。左脅有文曰愛夫。右脅有文曰憐婦。故天立此異畀以顯忠孝也。

缺页

海內十洲記

漢東方朔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州。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儒墨于文敎之內。抑絕俗之道于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逃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昔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蓬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波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涉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眞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句陳而並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蹈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兩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啣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

如酒．味甘．名之爲函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眞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宮室．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燋．砍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卽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卽見．此山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汚．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

長洲一名靑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靑丘．又有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眞仙女遊於此地．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

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酪。至良洲者也。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燋。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之牡桂乾姜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杯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三千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眞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鑒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

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餳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尤怪其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螣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尚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辛苦蹊路於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眞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恧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組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驚處於太上之廐役御獅子名曰

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玃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卽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䑛脣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礹磹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慙衛叔卿於揩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鳥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石象八石。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宮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羣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洲。受太玄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立。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眞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爲百身十丈者也。

蓬正。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來往。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眞玉宮。蓋太上眞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號曰崐峻。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廻繞帀。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居。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閶風巓。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眞宮仙靈之所宗。上通瑣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二山。鼎於五方。鎭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綱輔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形而

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生而光獸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艮位名山蓬山鎮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高風鼓於羣龍之位。暢靈符於瑕丘。至妙玄深。幽神難盡。眞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標末爾。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眞仙隩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覩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鐘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居治處也。鐘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朿木山。四山並鐘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鐘山三萬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鐘山爾。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眞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鐘山北河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迴。具有四城之宮。但當必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蹻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劃五岳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藪。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先師谷希子者。太眞官也。昔授臣崑崙鐘山蓬萊山及神洲眞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同爾。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寶秘。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止所有哉。然術家幽其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勿宣臣之意也。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眞形圖。常帶之肘後。八節當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滑

稽逆知預觀帝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

別國洞冥記

漢　郭憲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煙霧．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蓊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青雀羣飛於霸城門．乃改爲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爲綺橑．雀去．因名青綺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秘識．一覽闇誦於口．居常指揮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澇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

洞壑在虞淵西。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或以沙棠爲枻。檝。或以木蘭文柘爲櫓。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

釣影山。去昭河三里。萬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霍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有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五間。吞霄室七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鐘。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饑。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帝既耽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鷄鳴。忽如曙。西王母駕元鸞。歌泰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

四面列種軟棗。候如青桂。風至自拂階上遊塵。

董謁字仲元。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編荊爲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蘼。雕一名泰蕪。泰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紈冰也。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

翕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爲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爛朽.惟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唯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旦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浮根菱.倒枝藻.連錢荇.荇如錢文.浮根菱.枝出水上.葉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黃.霜降彌美.因名青冰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羅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舫.淩龍舫.淩波舫.帝嘗遊宴於此.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瑠璃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煙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飜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嵭嵻細棗.出嵭嵻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似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舁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諃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窗.不隔綈紈重幕.問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爲祥應.」朔

跪而對曰「臣常過吳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奧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碑香塗魂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秘置器中以蠟和之塗布燃照數里香外國所貢補櫨之燈青櫨木有膏如漆削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虎珀鎮雜玉爲簟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沐濯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仙衆與食之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甜水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味酸昔韓終常餌此李因名韓終李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駿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楚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鐘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也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蠣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蠣腹爲戲。今蠣腹餘金簪穿痕。得非此耶」曰。白龍魚鱗綱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元封四年。脩彌國獻駿騾。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帝以金斑爲鏁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時蟲。帝置之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輙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羣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枝。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於周世千七百歲。枝竟未汗。偓佺生於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已見此枝三過。而枯而復生。豈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汗。萬歲不枯。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絡爲衣。其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爲樂。

東方朔遊結雲之地。得神馬一疋。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驚蹇之驢耳」。

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飢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全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以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東方朔走至夕而返。得元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謁李克孟岐郭瓊黃安也。

李克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眷負五岳眞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斷。恆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

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聞其異。徵焉。

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荊而讀書。晝地以記數。日久地成池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卽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卽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天漢二年帝幷蒼龍闕。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士。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寧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爲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鳳炎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眞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爲布。以文石爲牀。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錦爲帷幕也。

鳥哀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爲丸。服一粒。千歲不饑。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

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沒則尋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鳴星

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漚浣亦名闇衣柰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瓜上恆如霜雪刮嘗如蜜滓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冰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爲鵠亦色飛去雲中」

有鵠銜火於青溪之上鵠化成龍

西域獻火龍高七尺映目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遙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着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帝嘗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闇海元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有元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鷄飛亦名翔鷄菱仙人鳧伯子常遊翠水之涯采菱而食之令骨輕舉

身生毛羽也。

有遠飛鷄。鷄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鷄公善養鷄。得遠飛鷄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鷄。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鷄。

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酌雲葅酒。葅以元草黑蕨金蒲甜蓼。果以青櫻龍瓜白芋紫莖寒蕨地花氣葛。此葛於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紫鬚葛也。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爲櫂。或以木蘭之心爲檝。練實之竹爲篙。紉石脈之爲繩纜也。石脈出晡東國。細如絲。可縋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脈。縈緒如麻紵也。名曰石麻。亦可爲布也。

影娥池中有鼊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璧弄於沙岸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龜黃。」影娥池北。作鴨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有司夜鷄。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鷄。

有喜日鵝。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鵝。

有升蕖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咂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

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減。

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揜烏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履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業，邀臣入雲煟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黑玉鋼鏤為日月雲霄之狀，亦曰鏤雲枕。又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為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水藻之扉，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污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棲息之處。馬丹嘗折蝦鬚為杖，後棄杖而飛，鬚化為丹，亦在海傍。

帝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為燈，焉取龜藻布為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為三小童，皆着青綺文繻，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元封三年，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

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缺页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惋。謂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冥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弔喪人

有人弔喪。並欲賚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曰。「錢布穀帛。任卿所有爾。」因賚一斛豆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喚奈何。已以爲問豆。答曰。「可作飯。」孝子復哭窮己曰。「適得使窮自當更送一斛。」

吳沈珩

吳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翁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又嘗經大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倩人作奏記

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葛龔名姓府公大驚因語曰「梁國葛龔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不煩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上黨鮑堅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問不過問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著履上座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著脚堅亦曰履著脚也

某甲

某甲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和同時人士令己作主人並使喚妓客妓客未集召因問命曲先取所疏者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已云「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合坐絕倒

楚人

楚人貧居讀淮南方得螳螂伺蟬自障葉可以隱形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障問其妻曰「汝見我否」妻始時恆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紿云不見嘿然大喜賣葉入市對面取人物更遂縛詣縣縣官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遺世老人

漢世有老人．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愼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于內帑矣．

傖人弔喪

傖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髡于背．而為首者以足觸詈曰「癡物」諸人以為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蹋孝子而曰「癡物」．

趙伯公醉臥

趙伯公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肚上戲．因以李子內其臍中．累七八枚．既醉了不覺．數日後乃知痛．李大爛汁出．以為臍穴．懼死．乃命妻子處分家事．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內李子也．

平原陶邱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婿．女婿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

南方人

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愼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內．見馬屎使食之．覺臭．乃步曰進．見敗屬棄于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怦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饌．因見視曰．「汝是首物．且當勿食．」

長竿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獻鳳皇

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有鳳皇久矣．今眞見之．汝賣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追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獻耳．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而貴官欲獻之．遂聞於楚王．感其欲獻己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鳳之直十倍矣．

煮牀簀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歸煮其牀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轆轤欺我如此．

高士傳

晉皇甫謐

江上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丈人遺俗　鼓枻江隈
笑辭星劍　意進鮑魚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榮公何族　弗美身隅
清言自寬　披吐宣尼
揚歌郰野　撫絃而嬉
契天符命　孤引東墟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邱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愈.

丈人治圃　撙撙其勞
前陳後詰　反覆見嘲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于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尙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于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楚老垂竿　漁于烟水
族民無彰　鱗鬐自舉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奉書。光不起。于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奚癡。今爲三公。能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曰。「霸言。「卿言不癡。是非癡語耶。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何不見。常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叮嗟子陵　少與龍潛　飛騰天位　書至連連
北軍親就　內榻同眠　富春之濱　客星皎懸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

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沖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君平賣卜　子雲所師　睥文是闡
牧不可屈　錢常有餘　眞人淡泊　迺作指歸　亶哉匪虛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介聞。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區區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仲叔高棲　藏寶迷國　一介弗取　卓然貞白
投牒司徒　寄形安邑　枯槁當年　風流九域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亡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并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繡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信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家傍

伯鸞者何　脩遠之子
仰頌逸民　庶追芳趾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

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遂逐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詔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伯休謝俗　劚藥青冥
飄然改業　遐蔽霸陵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嘆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於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於家．

通都樹駕　細女舉名
佯隨國聘　俄蹈虛眞

介休林宗　行師伯彥
察觀乾象　躬衣不掩
盧謄常虛　揚光竹簡
有道之碑　懷珍高卷

博物志

晉張　華

中國之域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東西至蓬萊西至隴右右跨京北前及衡岳堯舜十萬里三代時七千里亦無常隨德優劣也

五嶽華岱恒泰嵩

按北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限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所窮盡也

石者金之根甲石精流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

漢北廣遠中國人尠有至北海者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

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史記封禪書云威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神人所集欲採仙藥蓋言先有至之者其鳥獸皆白金銀爲宮闕悉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方八百里東海廣漫未聞有渡者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

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

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

中央四析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鼃蛇螺蛤。以爲珍味。不覺其腥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膻也。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高凌氣犯。叢林氣躄。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

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于飲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諸山郡東多此疾。腫由踐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偏多此病也。

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君子國。

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爲三苗國。

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常捕海中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盡似仙人也。

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嶷四萬三千里。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埜。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

河圖玉板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二丈

五尺.
禹致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戮而殺之.骨專車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足迹六尺.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僬僥氏.長三丈.時含神霧.
日東北極.人長九丈.
東方有螗蜩沃焦.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處九寸.遠夷之民.雕題黑齒.穿胸儋耳.大足岐首.
子利國人.一手二足.拳反曲.
無啓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人.細民國.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爲人.皆穴居.二國同類也.
蒙雙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北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是爲蒙雙民.
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江陵有猛人.能化爲虎.俗又云.虎化爲人.好着紫葛.人足無踵.
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兒妻不可與同居.
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爲孝也.

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妊娠七月而產．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沈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爲身飾．

毋丘儉遣王頎追高句麗王宮．盡沃沮東界．問其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沉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即腹脹沸爛．須臾肌肉都盡．惟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惟射猪犬者．無恙．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燋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便鑿取以爲箭鏑．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於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座上左右莫不怪．西使乃以口濡膠爲水注斷弦兩頭．相連注弦．遂相著．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脂．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臨卭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井在縣南百里．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觀之．後火轉盛熱．盆蓋井上．煑鹽得鹽．入于家火．即滅．訖今不復燃也．酒泉延壽縣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

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帝車軛．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師子頭上．師子即伏不敢起．

於是遂殺之。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無鳴吠。

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於九眞。乃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雌塗土著身。不飲食空草。長吏問其所以。聞之輒流涕矣。

文馬赤鬣。身白似若黃金。名古黃之乘。復薊之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崇丘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䖟。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

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嵎山。

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己也。鳴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樹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樹去。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也。時觀樂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蟹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爲越祝之祖。

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蜇螫。嚙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人樵採設爲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毒甚於蝮囓。謂之蛇迹也。

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

南海有鱷魚狀似鼉。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生者三乃止。

東海蛟錯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腹。尋復出。

莞時有屈佞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名指佞草。

鸂鶒雌雄相見則孕。或曰雄鳴上風則雌孕。

兎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未見也。

蠶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爲蠶。皆無眉目。傷收採亦薄。

鳥雌雄不可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二足而翼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屠龜解其肌肉。唯腸連其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鳥往食之。則爲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遇神蛇復續。

蠐螬以背行。快於用足。

百足一名馬蚿。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

麒麟鬥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嬰兒號而母乳出。蠶弭絲而商弦絕。

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煎麻油水氣盡。無煙不復沸。則還冷。可水手攪之。得水則焰起散卒不滅。亦試之有驗。

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

槿花朝生夕死。
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病之所以止。常其藥應以病也。違其藥失其應。卽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神農經曰。藥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卽殺人。一曰鉤吻。
神農經曰。藥種有五毒。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霍汁解之。三曰黎盧。湯解之。四曰天雄烏頭。大豆解之。五曰班貓。戎鹽解之。毒菜害小兒。乳汁解。多食飲二升。
啖榆。則眠不欲覺。
飲眞茶。令人少眠。
人常食小豆。令人肌肥麤燥。
食薏麥。令人骨節斷解。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雁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孔子家語曰。食水者乃耐寒而苦浮。食土者無心不息。食木者多而不治。食石者肥澤而不老。食草者善

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仙。傳曰。雖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鍾焉。

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所食逾少。心開逾益。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損焉。

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

鉤弋夫人被殺於雲陽而言尸解柩空。

文典論云。議郎李覃學郤儉辟穀。服茯苓飲水。中寒泄痢。殆至殞命。軍祭酒弘農董芬學甘始鴟視狼顧。呼吸吞納。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寺人嚴峻就左慈學補道之術。閤豎眞無事於斯而逐聲若此。又云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竝爲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恆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罹罪也。

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灸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恒山君以爲性耐寒暑。恒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爲之。前者已述焉。

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誇大者爲之。」揚雄又云。「無仙道。」桓譚亦同。

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耶。」

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塡此宮谷。又云石室瑤

台。闞龍逢諫。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以爲龍逢妖言而殺之。其後復於山谷下作宮在上。者老相與諫。桀又以爲妖言而殺之。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疾歸殷。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內。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

漢末。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在。余聞之於人。可信而目不可見也。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儂息女。年四歲。病沒。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同時送女來視。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向墟入採桑。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竟寧元年。南陽陽郡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大豆。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也。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嘆。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

到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旨。於一日遂辭歸。秦青乃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神弗去。過逆旅。凡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喜懽忭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也。

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鼈何讎。」遂使葬。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烏大。使侍母傍。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爲。」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常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曾子曰。好吾者知吾美矣。惡吾者知吾惡矣。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於空桑。婦人妊身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旨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矣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

缺页

西京雜記

晉葛洪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傅。戚姬使舊趙王內傅趙媼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爲魚藻宮。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軿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五色琉璃爲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以習之。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時嘗有人過己。受以文石。大如鷰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碩學也。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嫻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耶。」帝愴然。遂舍之。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舉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鸕鷀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既而文君抱甕而沽。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乃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乃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

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著皇絲履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嘗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作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輦載輕藥少年爲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鬥雞蹴踘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嘗祭枌榆之社及移成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幷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暎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衛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勑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肚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即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幷酒二壺．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吏．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昔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壓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

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爲山嶽．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霧．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復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章後爲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

霍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則龍首山南幕嶺上。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嘆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以和之。又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笳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千鬮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繫。謂爲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並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夫人皆復爲民妻也。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瞤則呪之。火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者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者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

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囂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妏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者爲兄焉。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門後。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藷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一羊豕鵝鴨。皆道其數。菓蓏肴蔌。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豘一頭。廚中荔枝一柈。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皐。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頊瑁。瑁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烈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踠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卽安此乎。」死遂葬焉。

梁孝王子貫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强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壯有室。兒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强婚室哉。」帝曰「兒眞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漢朝以長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

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雉賣錯廁翳障以青州蘆爲箸矣。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歡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爲上客。

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狡兎。或以鷹鷂逐雉兎。皆爲之佳名。狗則有脩臺麗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楊萬本有猛犬名青駮。買之百金。

成帝時。交趾越嶲獻長鳴雞。雞伺晨卽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雞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鬥。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縱橫揣摩。弄矢搖丸。擲蒲之術。爲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詘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

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爲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於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將軍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脫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

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嬴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纑。倍纑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此自少至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修阻。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鵩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鵩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

鏃破簳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採薪。還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為鹿也。即以斧撾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為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為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鉤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鉤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

年二十許。俱東首。裸臥。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

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惟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攫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尸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欒書冢。棺器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有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㮚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爲名。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舄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於茲。未有被辱於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胡秋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

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月之旦爲朔。車之輞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辯也。』

缺页

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得知未來過去之事。於五月行至南陽平原。見一少年。在田中割麥。輅嗟嘆之而過。少年問曰。「老丈有何事。失聲嗟嘆而過。」輅曰。「汝何姓。」對曰。「姓趙名顏。」輅曰。「適來無別事。見少年兒壽不過二十。多是天亡。所以嘆。」趙子聞之。叩頭隨而請問。輅曰。「命在於天。非我能救也。」趙子聞之。奔走告父。父乃奔往。不逾十里。遂及管輅。顏父子下馬而參拜。「適來某小兒蒙聖人之言。不逾二十而天亡。聖人如何延命。終當報之。」輅曰。「命不我與。爲之奈何。然子懇誠。且爲救諸子。且歸家。覓取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吾卯日小食時。必至君家。且方便求請。未知得否。」其父歸舍。覓酒脯而專候之。輅果依時而至。語顏子曰。「汝卯日割麥地南大樹下有二人圍棋。處汝但滿將此酒脯往一邊。酌酒盞致脯於前。他自飲之。飲盡便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愼勿言也。必合有人救汝。吾在此專候於汝。」乃依輅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棋次。前往侍從。非常趙顏致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俱飲酒食脯。不顧顏子。飲數巡。已戲終。北邊坐者。舉首忽見顏。在侍立。大怒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不對。南面坐人語北面坐人曰。「夫人食他一物。而有愧色。適來已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邊坐人曰。「文書已定。不可輒移。」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語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筆挑上。顏顧喜之。乃語顏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聞而喜。不自勝。拜而回家。見管輅。輅語顏曰。「且得增壽。於後記取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

北斗矣。」顏父備束帛鎰金而謝之。輅一無所受。

扁鵲善明醫術。遊行虢國。時遇虢君太子夭。早經七日。鵲聞之。請入而弔。弔訖出門。知太子有命。語左右曰。「太子莫不要卻生否。」左右聞之奔告虢君。云「扁鵲出門語臣云。莫要太子生否。」君聞之。速召而入。令活太子。鵲乃施妙術用醫。太子卻活。王大與金帛繒綵贈之。辭而不受。王曰。「蒙君妙藥。已活太子。寡人無所酬之。君何不受。」對曰。「太子命自未盡。非臣所能。」遂揖而去。

劉安。河中人也。少時得病死。經三日卻活。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間有一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往問劉安。曰。「此大惡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髮大叫。即可免之。」廣乃依言。披髮大叫。廣家中大小一時走出。驚怕看之。堂內無人。堂屋一時崩倒。全家得免。不損一人。乃贈財賂與安。重問此災何有。安曰。「堂屋兩壁下深三尺。當有三個石柱。今已災過。慎勿發看。若視之必大貧。若不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依。即掘看之。驗其虛實。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飛出他去。後廣大貧。一如其言也。

昔隨侯因使入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隨侯見而愍之。下馬以鞭撥於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行此道。忽有一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隨侯。曰。「誰家之子而語吾。」答曰。「昔日深蒙救命。聊以奉貺。」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見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答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焉。」侯驚異。迨旦見一珠在床頭。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翌日往求之。希曰。

「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盃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也。」石即別，似有怍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石醒矣。」乃命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即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張目開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作何物也？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賞美女，羣臣見房氏兵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犬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爲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臥，盤瓠嘊王首而還。辛見犬啣房首大悅，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經一日，帝呼犬，亦不起。帝曰：「如何不食，呼又不來，莫是恨朕不賞乎？今當依召募賞汝，物得否？」盤瓠聞帝此言，即起跳躍。帝乃封盤瓠爲會稽侯，美女五人，食會稽郡一千戶。後生三男六女，其男當生之時，雖似人形，猶有犬尾。其後子孫昌盛，號爲犬戎之國。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只今土蕃乃盤瓠之孕也。

王莽篡漢，平帝位一十八年，德行不合乾坤，國祚將改，忽南陽市中生一肉魂，斫刺不入，詔令載歸殿前。召荊房息來問曰：「殿前生此異物，爲何祥？」房息對曰：「臣不識，有費長道通人也，能識之。」奔遣費長道，使發數日，房息曰：「臣啓陛下，費長道至，必言不識陛下，但言卿既不識，何故城東門外下馬仰天

而嘆也」須臾長道至帝問何物對曰「荊房息向言不識臣何知之」帝曰「卿既不識何故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道曰「臣嘆荊將軍推死與臣」帝曰「卿但實言勿隱朕不罪卿」道曰「既奉進止敢不遵承此物一名肅二名伏中有鐵券長三尺六寸道王家衰劉家再興」莽曰「如何得見」道曰「須得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依言果然邇後光武中興斯實徵矣

張華爲豫章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下吏罪人畏之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處死尅日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趙朔問何故哭答曰「某捕謀爲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避去」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避者皆獲得是以不敢違日」朔曰「汝不用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可取之遍到行渡河即取竹筒盛水三尺長安於腹上仍裹沙中臥經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裹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尋也」此謂之善易其人經一年改名姓處於鄉里既脫其死即賫重賂酬於朔朔一無受焉

晉泰山皇帝召募諸方秀士遣司徒崔皓試之問其研否皓見雍州秀士陳龍文多言巧詞乃嘆之曰「子姓陳與陳恒近遠」龍文應聲答曰「龍文與恒還如公與杼間密相似」崔皓憾之異日策問龍文曰「鴟梟何以食母弱水何以西流武王何以伐紂」龍文並皆不答皓落下不第龍文上表稱「崔浩位在三台治司萬物不能以風化下而將逆事問臣以臣無能俾令下第伏乞陛下聖造親試否臧」表

至。帝召皓詰之皓曰「龍文無藝。何以堪之。」
哺。而乃問臣鴟梟何以食母。何不問臣百川歸
臣武王伐紂。所問三條。皆是逆事。臣恐崔皓有
異志也。」帝召皓問之。皆如其說。乃封龍文爲上卿。故諺
語云「巧言以免責。」此之謂也。

漢武帝與越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
命一週迴。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
今甕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賣絹二疋往卜。叩賓門。賓出
迎面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啟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
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
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何也。」朔曰。
「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口口一人。悉皆孤獨。俱
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已而惻然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
可爲兄弟否。」衆曰。諾。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
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
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五人憂愁不
能寢食。母曰。「吾是幷州太原人。董世臺之女。
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亡。葬
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塚。是賢
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

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靨．足下有通徹之紋．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卽我子也．宜話吾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橫被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幷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泣擗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荒離亂．母子相失．迨今．」又哭之．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幷具表奏聞於魏帝．陳其流浪之由．幷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爲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並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遺爲魏府都護．噫．孝心感應．可泣千古．

趙明甫天水人也．名仁美．選三傳擢第．授江表太興縣尉．累以政聞．遷授蒲縣令．仁美素曉三命．能自知官祿壽．常謂人曰．「余官不過邑長．壽不過六十歲．今吾五十四歲矣．其不遠也．然余有一女未適人．此爲急務．」卽請人於屬邑中選有德行學業者配之．未會間有日者經過．乃趨謁趙令．因話令之祿壽．如仁美之言．令曰．「某亦自知耳．然一女子未從人．有此未了．餘則無事也．」未選得女婿間．先爲女覓一女僕使．忽一日命掃庭．忽淚下．令曰．「何故．」女僕曰．「某姓王．父嘗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不覺淚下．」令問其父名曰．「名德麟．」令思之．乃是親戚．因卽慘然．又曰．「何至如是．」女僕曰．「卯角之時．遭兵革亂離之苦．被人掠賣．一至於斯．」令乃謂其妻曰．「彼我女不憂不嫁．遺且輟吾女粧奩之具．先嫁之．」乃於衆言曰．「某近認得一姪女．今先聘人．」俄擇邑客有善者從之．其所生之女．却未嫁之．忽一日經過善相人．復謁於令．見令大駭曰．「昨觀君容．其命將殂．今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

言也。莫是在政別有異能。不然雪寃亂之事。令曰。「某別無能。」因話嫁女之事。答曰。「只此便是。更何求之。」

李楚賓。楚人也。性剛傲。以畋獵爲志。凡所出獵。無不大獲。時有董元範家住青山。每常染患。晝日安靜。夜間却發。背如刀刺。兼毆打相似。不堪其苦。經一載以來。凡是醫藥針灸。並無效。時永明中有善易者朱邯。歸後。知路經元範舍。遇夜未宿。元範母至三更。已叫喚如被拷打相似。至曉。問元範曰。「太夫人何病如斯。」元範曰。「母病一載。醫藥無徵。莫知其患來處。」朱邯乃作卦看之。謂範曰。「君今日來。合遇其人。正未時。有一人持弓箭來。須具衫服於道側伺候求見。即須致敬懇求。再三留宿。此必救得君母之患。及驗其苦之源也。」言訖。告辭而去。範乃依言具衫服於路候之。果見李楚賓持弓箭游獵。範見便叙寒溫。乃屈楚賓願過敝舍。無見外也。楚賓曰。「我今游獵。一物未獲。何苦相留。日勢尚早。不可宿也。」範具說母疾。云有一日者指引君子。令邀止宿。必愈母疾。」楚賓即往。便坐。範具酒饌飲之。乃安楚賓於東房宿。此夜月明如晝。賓至二更以來。乃出房門徐行。忽見空中有大鳥飛來。向母門上將嘴便啄。忽聞堂中痛楚難忍。賓心口相維。此鳥莫是妖魅。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之。連中數箭。其鳥飛入。堂中痛聲即止。及旦。賓向範曰。「某昨夜與君母除疾害訖。」範曰。「如何除得。」「某昨夜三更出戶。徐行。忽見一大鳥。渾身朱色。兩眼如金。飛向堂中。將嘴便啄。乃聞夫人痛聲。某取弓箭射之。連箭飛去。堂中聲便止。」範聞之。再三驚喜。相隨繞宅尋覓。並不見物。忽見碓柱上有兩隻箭。所中處皆流血。範以火焚之。精怪乃除。母患自此平復如故。

缺页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皮爲衣卽尙書島夷卉服之類也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尅木爲影事之如生其俗驍勇能嚙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金以爪畫地則洪泉涌流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園室以充祭祀昔皇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爲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故舜封爲孝養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異於餘戎狄也爰及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萬之年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烏如鵬以翼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薄蝕矣衆星與雨偕墜舜乃禱海岳之靈萬國稱聖德之所洽羣祥咸至矣

南海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叅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反放河汭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窒岩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犬豕變爲人形皆着玄衣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皆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

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樂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延師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衞之人鑄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矣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武王使畫其像於旛旗以爲吉兆今人旛信皆爲鳥畫則遺象也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當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歷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也

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采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冲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曰「鳳鳥不至」可爲悲矣

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納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佩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

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輻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畝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六年。燃邱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爲樊。其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蛅州蜂岑。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爲輞。比至京師。如石。可以爲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蛅州。則以豹皮爲屋。於屋內推車。又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蟲。經途十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力壯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岑之玄木。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異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羣犀象師子龍蛅火鳥之狀。或變爲虎兕口中生人。或復數寸。神怪欻忽。衒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麁亡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猴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昭王二十四年。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爲扇。緝鳳羽以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四散。泠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

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抵之祠。綴青鳳之毛爲二裘。一名煩質。二名喧肌。服之可以禦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値萬金。

周穆王卽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裘。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雨。行越飛禽。三名奔屑。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彤十影。七名騰霧。乘雲奔而八名扶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徧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恆輝。又列璠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又進洞淵紅蘤。嗛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素蓮者。一房八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礴山中。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爲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高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爲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

華鏤管。睇澤雕鐘。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羣鳳之鳴。睇澤出精銅。可爲鐘鋒。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琴瑟。故曰靜瑟。浮瀛卽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爲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鵾遶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煙臺。

種仁壽木。木似柏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卽此是也。或云。

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羅網。呼曰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爲慈烏。則其類也。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六尺。闇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

老睇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睇共談天地之數。及睇退跡爲柱下吏。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卽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黑色。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

代爲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金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師涓出於衞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出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雁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泛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遽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足以發揚氣律。終爲沉湎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衞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之道焉。

秦始皇元年。騶衍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澈地。卽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

宛若眞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鷙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胸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鬚髮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子嬰。閽者許進焉。子嬰乃與言。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翌日迺起。」子嬰則疑趙高。囚高於咸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月坐於堅冰。夏日臥于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棄高屍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卽始皇之靈所著玉舄。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昧之理。萬世一時。

前漢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酆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愼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鍔終爲鄙器」上皇則解匕首投於鑪中俄而烟焰衝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日」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尚在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常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嗣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寰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璽牙出如脣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沒不可論算」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蚘身以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

「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訛．淳風墜矣．」稚以答聞於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韓館．至二年．詔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漢武帝思懷往昔．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口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飲帝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日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嬪御不寧．詔李少君．爲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托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卽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幙裏．宛如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

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春此石人爲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日南之市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成淵．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深．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雁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眞金鳧也．昔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而飛．至淫泉．後寶慶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張善該博多通．考其年月．卽秦始皇墓之金鳧也．

昔始皇爲塚．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雁．以琉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昔生埋工人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工人於塚內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乃作碑文辭讚．漢初發此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詞多怨酷．乃謂爲怨碑．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游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輿皆尙黑色．既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皁衣．自班婕妤以下．咸帶玄綬．簪珮雖如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覺其行快疾也．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咸以氈綈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雖惑於微行．暱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舍於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指言切諫．於是焚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

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焉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鳶戲於左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眞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棹及觀雲棹水玩撫菱葉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攸飛之士以金繅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鸞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鸞之裙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鸞結裙之處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賢更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鵕鸃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鵕鸃羣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則鵕鸃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鵬陵之鵕蓋其類也淮南子云鵕知人喜今之所記大小雖殊遠近爲異故略舉焉
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繡至永初二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爲官有瑯琊王溥王吉之後吉先爲昌邑中尉弈世衰陵及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儀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於廩九族榮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十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中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游泳。使宮人乘之。選五色輕體。以執篙檝。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畫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十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捲。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爲驢鳴於館北。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眞聲也。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撤除矣。

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爲李傕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檝。后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擁遏於帝。帝傷趾。后以綉紱拭血。刮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漬帝衣及面。潔淨如浣。車人朴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之至。幽祇之所感矣。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

之．錯雜寶以飾台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爲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荊爲筆．尅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蔴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猶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蔂好學者．輒來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鄧侯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戶夜績。以蘇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熙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轄。丹畫其轂輗。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道側燒石葉之香。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旁。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巍。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詞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上之義。漢火德興。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云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尙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訣。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殷之徒。莫敢視。彰曳

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鐘置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併巴蜀。如鴟啣腐鼠耳。」彰薨。如漢東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取其朽骨。死者歡於地。精靈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之卷。晉初藏於祕閣。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閽宦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闕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殺之。卽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尙濕。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爲帝王之所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爲一代高士。

吳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

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驀。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拚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蠻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績爲羅穀。累日而成。裁爲縵。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幼耀於人主。因而被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儁。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懽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游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爲妖矣。」權乃翻其名爲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王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戒。」至於末年。漸相潛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寵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至今存焉。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傷夫人頰。血流汚袴。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

醫曰「得白獺髓合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卽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鬥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爲粉歃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息宴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爲四香媚寢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舂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君子議以甘后爲神智婦人焉

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惟能賑生恤死家內馬廐屋仄有古塚有伏

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臂而來祈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祖在地差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並蔽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卽命之爲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旣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卽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月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却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而後亦宜防衞」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卽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鵂鶹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嘆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晉時事

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祕異圖緯之部搜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吏宜刪剪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

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刪截浮疑。分爲十卷。」卽於御前賜青鐵硯。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利人性靈。石氏侍人美豔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詞擅愛。石崇常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粧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瑩金爲鳳冠之釵。言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凰之冠。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者賜以眞珠百琲。有跡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曰。「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毀。」石崇受譖潤之言。卽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缺 页

搜神後記

晉陶潛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方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瓊漿也。所食者龍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青山。重嶺甚多。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路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一名瑩珠。一名□□。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婿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岩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愼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五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遠知此。悵

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乃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遯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等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

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冰岩。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眸子。白黑分明。名爲目岩。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拔箭。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噉。惟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走呼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闇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過。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卽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成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鄱陽人黃赭入山采荊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赭便呪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

向便是路」龜卽回右轉。豬卽從行。十許里便得溪水。卽估客行舟者也。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猛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旁臥。時夏日多蚊虫。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恐蚊虫去噆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

錢唐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子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恆。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往。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卽啟固。固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欣喜。卽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於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

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馳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迅。便不見此物。固厚贈給璞。得過江左。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托之久矣。」

此人爲之欷噓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合肥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船嘗有漁人夜宿。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弦節之聲。又聲氣非常。漁人夢人驅遣去云。「勿近公船。」此人驚覺。卽移船去。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今猶存焉。

晉孝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嘗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天叢茗處。放之便去。須臾復來。乃探懷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

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能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大吐一物。狀似牛。肚病遂瘥。

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主時。遭羣賊寇亂。人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十餘丈。樹巔大發。響動山谷。久聞人馬鎧甲聲。謂羣賊。賊士人皆惶恐。並嚴出。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鬣俱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缺页

佛國記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宏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慇懃遂留爲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其地嶇嶮薄瘠。俗人衣服麤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爲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麤。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五日。到傴夷國。傴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都不預其僧例。法顯得符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共爲傴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及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顯等於僧加藍僧加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

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義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然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及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既過四月行像。僧紹一人隨胡道人向罽賓。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十餘僧多大乘學。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日入葱嶺山。到於麾國。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義國。與慧景等合。値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旛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設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並諸白氈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衆僧受歲已。其晨輒霜。故其王每讚衆僧令麥熟。然後受歲。其國中有佛唾壺。以石作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國人爲佛齒

起塔有千餘僧盡小乘學自山以東俗人被服麤類秦土亦以氈褐爲異沙門法用轉勝不可具記其國當葱嶺之中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即名爲雪山人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亦有衆僧皆小乘學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率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趺八尺齊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與供養今故現在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絚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驛所記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衆僧問法顯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云訪問彼土人皆云古老相傳自立彌勒菩薩像後便有天竺沙門賫經律過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計於周氏平王時由茲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彌勒大士繼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固知冥運之開本非人事則漢明之夢有由而然矣度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盛甚名衆僧住止處爲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傳言佛至北天竺卽到此國已佛遺足跡於此跡或長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亦悉現在石高丈四，闊二丈許一邊平慧景道整慧達三人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鴿割肉貿鴿處佛卽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

是吾割肉貿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從此東下五日。行到犍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飾。此國人多小乘學。自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刹尸羅。竺刹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爲名。復東行二日至投身餧餓虎處。此二處亦起大塔。皆衆寶校飾。諸國王臣民競與供養。散華然燈。相繼不絕。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爲四大塔也。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此國。語阿難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罽膩伽。於此處起塔。後膩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卽小兒塔上起高四十餘丈。衆寶校飾。凡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問浮提塔。唯此爲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卽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許。佛鉢卽在此國。昔月氏大王興兵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卽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幷留鎭守種種供養。可有七百餘僧。日將中衆僧則出鉢與白衣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時。復爾。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瑩徹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欲以多華而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不能滿。寶雲僧景只供養佛鉢。使還。慧景慧達道整先向那竭國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慧景病。道整住看。慧達一人還於弗樓沙國相見。而慧達寶雲僧景遂還秦土。慧景應在佛鉢寺無常。由是法顯獨進向佛頂骨所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

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人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礎礎下琉璃鍾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載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有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高五尺許以盛之精舍門前朝朝恆有賣華香人凡欲供養者種種貿焉諸國王亦恆遣使供養精舍處方四十步雖復天震地裂此處不動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國城是菩薩本以銀錢貿五莖華供養定光佛處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精舍供養彼國土穴旱府國人相率出夜禮拜供養天即大雨那竭城焉牛忠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眞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髣髴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影西百步許佛在時剃髮翦爪佛自與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爲將來塔法今猶在邊有寺寺中有比丘百餘僧此處有諸羅漢辟支佛塔乃千數住此冬二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過寒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南到羅夷國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學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

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爲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從此東南行減八十由延。經歷諸寺甚多。僧衆萬數。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又經捕那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沙河以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供養衆僧。時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羣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氈於地。對上座前坐。於衆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從此以南。名爲中國。中國寒暑調。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罰。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爲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衞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爲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唐突。國中不養豬雞。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酤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自佛般泥洹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爲衆僧起精舍。供養供給田宅園圃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王相傳無敢廢者。至今不絕。衆僧住止房舍床褥飲食衣服。都無缺乏。處處皆爾。衆僧常以作功德爲業。及誦經坐禪。客僧往到舊僧迎逆。代擔夜鉢。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漿。須臾息已。復問其臘數次第。得房舍臥具種種如法。衆僧住處。作舍利佛塔。目連阿難塔。幷阿毗曇律經塔。安居後一月。諸希福之家。勸化供養僧作非時漿。衆僧大會說法。設法已。供養舍利弗塔。種種香華。通夜然燈。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羅門時詣佛求出家。大目連大迦葉亦如是。諸比丘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諸沙彌多供養羅云。阿毗曇師者。供養律師。年年一供養。各自有日。摩阿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觀世音等。衆僧受歲竟。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各持種種衣物。沙門所須。

以布施僧衆。僧亦自各各布施。佛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渡新頭河至南天竺。迄於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坦無大山川。止有河水。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國名僧伽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來下處。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諸弟子知。未滿七日。乃放神足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即語尊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世尊目連即往。頭面禮足。共相問訊。問訊已。佛語目連。吾却後七日當下閻浮提。目連既還。於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不見佛久。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尊。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卽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住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優鉢羅比丘尼初禮佛處。今亦起塔。佛在世時。有剪髮爪作塔。及過去三佛并釋伽文佛坐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今悉在天帝釋梵天王。從佛下處。亦起塔。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白耳龍。與此衆僧作檀越。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害。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

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年年一出。其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無比。諸國人來無不經理供給所須。寺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火境。火境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水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此處別有佛塔。善鬼神常掃灑。初不須人王。有邪見國王言。汝能如是者。我當多將兵衆住此。益積糞穢。汝復能除不。鬼神即起大風吹之令淨。此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數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已復計數。人人或多或少。具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藍。可六七百僧。此中有辟支佛食處。泥洹地大如車輪。餘處生草。此處獨不生。乃麗衣地處。亦不生草。衣條著地跡。今故現在。法顯住龍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彝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傳云。說無常苦說身如泡沫等。此處起塔猶在。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林名呵梨。佛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此。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諸外道婆羅門嫉妬。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此中亦有四佛經行坐處。起塔故在。從此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稀曠。都有二百餘家。卽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須達長者井壁及甕。掘魔得道。般泥洹燒身處。後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諸外道婆羅門生嫉妬心。欲毀壞之。天卽雷霹靂。不能得壞。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精舍東向開門。戶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清淨。林木尚茂。衆華異色。蔚然可觀。卽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卽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

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於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旛蓋。散華燒香。然燈續明。日日不絕。鼠銜燈炷燒花旛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栴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遠移像本處。法顯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鄙。共諸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顯等。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衆僧歎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尚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僧中食後。多往彼榛中坐禪。祇洹精舍東北六七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精舍大援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卽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乃孫陀利殺身謗佛處。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妒心。及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衆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大帝釋卽化作白鼠。齧其腰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卽劈裂。生入地獄。及調達毒瓜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標識之。又於論議處起精舍。精舍高六丈許。裏有坐佛。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

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日。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維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爲爾不止。婆維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乃知佛神大。即捨家入道。傳云近有此事。繞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處。唯一處空。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各有徒衆。亦皆乞食。但不持鉢。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舍。屋宇床臥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但所期異耳。調達亦有衆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舍衛城東南四里。琉璃王欲伐舍彝國。世尊當道側立。立處起塔。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迦葉如來全身舍利亦起大塔。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有僧伽藍起塔。從此北行減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舍牟尼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甚如坵墟。只有衆僧及戶數十家而已。白淨王故宮處。作太子母形像。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迴車還處。皆起塔。阿彝相太子處。與難陀等撲象捔射處。箭東南去三十里。入地令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飲之。佛得道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出家。向優波離作禮地六種震動處。佛爲諸天說法。四天王守四門父王不得入處。佛在尼拘律樹下東向坐。大愛道布施佛僧伽梨處。此樹猶在。琉璃王殺釋種子。釋種子先盡得須陀洹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耕者處。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衆僧常取飲之。凡諸

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處。二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來下處。餘則隨時示現焉。迦維羅衞國大空荒。人民稀疎。道路怖畏。白像師子不可妄行。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即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八萬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龍便現身持阿育王入其宮中觀供養具已。語王言汝供若能勝是。便可壞之持去。吾不與汝爭。阿育王知其供養具非世之有。於是便還。此中荒無人灑掃。常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華香而供養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象如法供養。道人大自悲感。此中無有僧伽藍可供養此塔。乃令象灑掃。道人即捨大戒還。作沙彌爲寺主。從此東行三由延。太子遣車匿白馬還處。亦起塔。從此東行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藍。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彝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今悉現在。其城中人民亦稀曠。止有衆僧民戶。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而佛不聽。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塹不得渡。佛與鉢作信遣還其家。立石柱上有銘題。自此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國。毗舍離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巷婆羅女家爲佛起塔。故今現在。城南二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作佛住處。佛將般泥洹與諸弟子出毗舍離城西門。廻身右轉顧看毗舍離城。告諸弟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人於此處起塔。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者。恒水上流有一國王。王小

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於小兒端止殊特王即取養之遂便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王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憂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賊到時小夫人於樓上語賊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即以兩手構兩乳乳各作五百道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我母即放弓仗父王於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我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佛於放弓仗塔邊告阿難言我却後三月當般泥洹魔王嬈固阿難使不得請佛住世從此東行三四里有塔佛般泥洹後百年有毗舍離比丘錯行戒律十事證言佛說如是爾時諸羅漢及持戒律比丘凡夫者有七百僧更檢校律藏後人於此處起塔今亦在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涅槃諸天告阿闍世王即自嚴駕將士衆追到河北毗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還則梨車復恐則於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於是二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邑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宮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墻闕雕文刻鏤非世所造今故現在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諸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賫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

坐訖。即使鬼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一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若往問訊。不敢並坐。王設以愛敬心執手。執手已。婆羅門輒自灌洗。年可五十餘。舉國瞻仰。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衆僧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衆。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住此僧伽藍。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櫨揭戟高二丈餘許。其狀如塔。以白氈纏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旛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常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再宿。通夜然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其國長者居士。各於城中立福德醫藥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賤一切病人。皆詣此舍。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宜飲食及湯藥。皆令得安。差者自去。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里餘。此塔前有佛脚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南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於此作泥犂城。城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泥犂城因緣。及年數日月。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藍。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於此村中般泥洹。卽此處起塔。今亦現在。從

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藍。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莽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連初見額鞞處。尼犍子作火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北角曲中。耆舊於菴婆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今故在。其城中空荒無人住。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鵰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鵰鷲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橫擲其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磚壁基在其山峰秀端嚴。是山中最高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出舊城北行三百餘步。道西迦蘭陀竹園精舍。今現在衆僧掃灑精舍。北二三里有尸摩賒那。尸摩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此坐禪。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陰中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泥洹後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空座。一阿羅漢。大迦葉爲上座。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莊嚴校飭。舍利弗在左。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塔今亦在。搏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出舊城北東下三里。有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有比丘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不得自殺。厭患是身。即捉刀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

又念雖爾。我今但欲殺三毒賊。便以刀自刎。始傷再得須陀洹。既半得阿那含。斷已成阿羅漢果。般泥洹。

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城內亦空荒。復南行二十里。到菩薩本苦行六年處。處有林木。從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按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在。石可廣長六尺。高二尺許。中國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白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已。即便在前唱導。導引而去。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帀而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退散。三女變老。自上苦行六年處。及此諸處。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觀樹受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處。諸天化作七寶屋供養佛七日處。文鱗育龍七日繞佛處。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四天王奉鉢處。五百賈客授麨蜜處。賢度迦葉兄弟師徒千人處。此諸處亦起塔。佛得道處有三僧伽藍。皆有僧住。衆僧民戶供給饒足。無所乏少。戒律嚴峻。威儀坐起入衆之法。佛在世時。聖衆所行以至於今。佛泥洹以來四大塔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阿育王昔作小兒時。當道戲遇釋迦佛行乞食。小兒歡喜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乘鐵輪案行閻浮提。見鐵圍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即問羣臣。此是何等。答言是鬼王閻羅治罪人。

王自念言鬼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耶。即問臣等誰爲我作地獄主治罪人者。臣答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即遣臣遍求惡人。見泄水邊有一長壯黑色髮黃眼青。以脚鈎兼魚口哼禽獸。禽獸來便射殺無得脫者。得此人已將來與王。王密勑之。汝作四方高墻內殖種種華果。並好谷池莊嚴校飾。令人渴仰。牢作門戶。有人入者。輒捉種種治罪。莫便得出。設使我入亦治罪莫放。今拜汝作地獄主。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比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俄頃得有人入。獄卒內置碓臼中擣之。赤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空如泡。如沫即得阿羅漢。既而獄卒捉內鏟湯中。比丘心頗欣悅。火滅湯冷。中生蓮華。比丘坐上。獄卒即往白王。獄中奇怪。願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令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即隨入。比丘爲說法。王得信解。即壞地獄。悔前所作衆惡。由是信重三寶。常至貝多樹下悔過自責。受八齋。王夫人問王常遊何處。羣臣答言。恒在貝多樹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王來見之。迷悶躃地。諸臣以水灑面。良久乃蘇。王即以磚累四邊。以百罌牛乳灌樹根身。四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誓已。樹便即根上而生。以至於今。今高減十丈。從北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劈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即差。此山中即日故有諸羅漢住。彼亦諸國道人。年年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現。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師子虎狼。不可妄行。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僧。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捺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

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度拘鱗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本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尙不得道。況入人間恣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來者愼勿與語。佛到。五人皆起作禮處。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東向坐。始轉法輪。度拘驎等五人處。其北二十步。佛爲彌勒授記處。其南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當得免此龍身。此處皆起塔見在。中有二僧伽藍。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國名拘睒彌。其精舍名瞿師羅園。佛昔住處。今故有衆僧。多小乘學。從東行八由延。佛本於此度惡鬼處。亦嘗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嚫。是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二層作師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鴿形。有百間。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廻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層室中。處處穿石作窻牖通明。室中朗然。都無幽暗。其室四角頭穿石。作梯磴上處。今人形小緣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所躡處。因名此寺爲波羅越。波羅越者。天竺名鴿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丘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見。不識佛法。沙間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常見人飛來入此寺。於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達嚫國嶮。道路艱難。而知處欲往者。要當賫錢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示其逕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說之耳。從波羅捺國東行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

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佛精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悉起塔。現有僧住。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相去可六七百由延。其國大在州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州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大州。多出珍寶珠璣。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其國本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值。商人則依價值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於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青王像。高二丈許。通身七寶炎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

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王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其國前王遣使中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旁種之。高可二十丈。其樹東南傾。王恐倒。故以八九圍柱拄樹。樹當柱處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圍許。柱雖中裂。猶裹在其外。人亦不去。樹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俗敬仰。無倦。城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行。城內人信敬之情。亦篤。其國立治已來。無有飢荒喪亂。衆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摩尼。其王入僧庫遊觀。見摩尼珠。即生貪心。欲奪取之。三日乃悟。即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告白僧言。願僧立制。自今以後。勿聽王入其庫。看比丘滿四十臘。然後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麗。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鋪施高座。道俗四衆皆集聽法。其國人云。都可五六萬僧。悉有衆食。王別於城內供五六千人。衆食須者。則將本鉢往取。隨器所容。皆滿而還。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十日。王莊校大像。使一辯說人著王夜服。騎像上。擊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以國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惓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爲衆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九年。說法敎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衆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世間眼滅。衆生長悲。却後十日。佛齒當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飭巷陌。辦衆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聚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十日乃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齊日則開門戶。禮

敬如法。無畏精舍東西十里。有一山。山中有精舍。名跋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門名達摩瞿諦。其國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許年。常行慈心。能感蛇鼠。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毗訶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問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既終。王即案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西五里。積好大薪。縱廣可三丈餘。高亦爾。近上著栴檀沈水諸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氈周帀。蒙積上作大龕床。似此間輦。但無龍魚耳。當閣維時。王及國人四衆咸集。以羣香供養。從龕至墓所。王自華香供養。供養訖。置著積上。蘇油遍灌。然後燒之。火然之時。人人敬心各脫上服及羽儀傘蓋遙擲火中以助閣維。閣維已。即檢取骨。即以起塔。法顯至不及其生存。唯見葬時王篤信佛法。欲爲衆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僧供養已。乃選好上牛一雙。金銀寶物莊校角上。作好金犁。王自耕頃四邊。然後割給民戶田宅。書以鐵券。自是已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口口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犍陀衞。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之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千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千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千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千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竺已。當上兜率天上。彌勒菩薩見而歎曰。釋迦文佛鉢至。即共諸天華香供養七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持入龍宮至彌勒將成道時。鉢還分爲四。復本頻那山上。彌勒成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共用此鉢。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短。乃至五歲十歲之時。糯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殺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來出。共相謂言

昔人壽極長。但爲惡甚。作諸非法。故我等壽命遂爾短促。乃至十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悲心。修行仁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倍。乃至八萬歲。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齊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止口誦耳。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即斫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漏。即取麤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軍持及澡灌並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捕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瀰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龜鼉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賣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爲一人令我等危險。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並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於

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日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其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蔡藿菜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形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覓人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日欲取挑獵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劉家聞言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太守李嶷敬信佛法問有沙門持經像乘船汎海而至即將人從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揚州劉法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人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諸師出經律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於天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唯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得濟故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

吳當陽縣有董昭之者。曾乘船過錢塘江。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一頭廻復向一頭。甚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便以繩繫此蘆。欲取着船頭。船中人罵此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蹋殺之。昭甚憐此蟻。船至岸。蟻緣繩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曰。「僕不愼墮江。慚君濟活。僕是蟲王。君後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刼盜。昭之被橫錄爲刼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旣亂。赦令不及也。」旣悟。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未娶婦。會道宗收債不在家。鄰人聞其屋中砰磕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室中。鄉曲驚怕。恐虎入食其母。便鳴鼓會里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此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箭帶膺。並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卽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臥床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子號泣而葬其母如法。朝暝哭臨。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後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紀。後有一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釵釧于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爲人。遂出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吾曾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啗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有食其

父子兄弟者。於是號泣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江夏郡安陸縣。隆安之初。有一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兒忽得時行病。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解餘米。其家供給五年。乃至罄貧。語曰。「汝當自覓食。」後至一家門前。已得筥飯。又從後門乞。其人答實不知君有兩門。腹大飢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噉兩畦。便大悶極。臥地須臾至大吐。吐一物似龍出地。漸漸大。須臾主人持飯出。腹不能食。遂撮飯內著向所出物上。即消成水。此人於此病遂得瘥。

晉孝武大元八年。當陽民麻姑者。好噉膾。江北華本者好噉鱉臛。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鱉大如釜蓋。頭尾猶是大蛇。鑿之。經一月盡變鱉。便取作臛。報華本食之。非常味美。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噉一臠。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噉中有物塞喉不下。開口向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僅免。本後於宅得一蛇。大二圍。長五六尺。打殺作膾。喚麻姑。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魚。本因喚家人捧蛇皮來。

異苑

宋劉敬叔

衡陽山九嶷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祭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衡山有三峰極秀其一名華蓋又名紫蓋澄天明景輒有一雙白鶴迴旋其上一峯名石囷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詩清響朗徹一峯名芙蓉最爲竦傑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流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騾而來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自非忽生忘形則不能躋也赤城阻其徑瀑布激其衝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

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於川夜半聞水中有絃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

永甯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陰雨時嘗聞鞉角聲甚亮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之則鳴矣」

於是如言．音問數十里．

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晉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輩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西河有鐘．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羈客聞而悽愴．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得兩大船．船中有錢．皆輪文．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南康歸美山．石城內有甘桔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脫持歸者．便遇大蛇．或顛仆失徑．家人咲之．輒病．

晉太元中．南郡忻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北方有白桑樹．長數寸．食之甘美．

交州諸菌以葉塗人軀．便舉體菌生．生既遍．便就朽爛．肌肉消腐．

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巂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纓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冲霄一奮而絕．

張華有白鸚鵡．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復寂無言．華問其故．答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爲鷂所搏．啟其啄鷂腳．僅而獲免．

五月五日旦鸜鵒舌。教令學人語。聲尤清越。雖鸚鵡不能過也。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鸜鵒舌。每旦鸜鵒每聽輒移時。

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韋仲將爲之賦其事。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常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便嘔血死。初鳴。先聽其聲。主離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以應之。

傅承爲江夏守。有一雙鵝。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扶南王范尋嘗畜虎五六頭。及鱷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食。則爲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爲神。有以也。

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舍穴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仍得騁其矛。

得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騎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跪而受馬。堅援之得登岸。而走廬江。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有之。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非常。乃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晉太原中。東陽西寺七佛屋龕下。有一物出。頭如鹿。有法獻道人迫而觀之。於是吐沫噴灑。氣若雲霧。至元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出。尋覓其處。亦無孔穴。年年有聲。殷如小雷。

晉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又吳即桐廬人。常伐除遺竹。見一竹竿。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攝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逐。即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爲臛。食之。須臾暴死。惟不噉者無恙。

鰌魚凡諸魚欲產。鰌輒以頭衝其腹。鰌魚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爲衆魚之生母也。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令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爲叩頭蟲也。

石勒伐劉曜于洛陽。從大河南濟。時河凍將合。軍至而冰自泮。舟楫無閡。遂生擒曜。謂是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晉惠帝時人有得一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嘆曰「所謂海鳧毛也此毛出則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皋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前向亂吠無幾有孫恩之亂

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明晨復去值有白兎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河南褚裒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楯爲及敗北拋戈棄甲兩手各持一楯而奔

晉隆安中高惠清爲太傅主簿忽一日有老鼠相率啣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痤疾數日而亡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

安國李道豫元嘉中其家狗臥於當路豫蹴之狗曰「汝即死何以蹋我」未幾豫死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空朽每雨水輒滿溢有估客載生鱣至此聊放一頭於朽樹中以爲狡獪村

民見之。以魚鱣非樹中之物。或謂是神。乃依樹起屋。宰牲祭祀。未嘗虛日。因遂名鱣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返。見其如此。即取作臛。於是遂絕。

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船下有兩龍載之。船不着水。

東陽徐公居在長山下。常登嶺見二人坐於山崖對飲。公索之。二人乃與一小杯。公飲之遂醉。後常不食亦不飢。

晉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豔麗。琦便解銀鈐贈之。女曰「感君佳貺。以青銅鏡與琦。」遂結爲伉儷。

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瞩。見一山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塹。仲宣博識强記。皆此類也。一說粲在荆州。從劉表登障山而見此異。魏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爲當。

晉瞍生舜。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婦人妊孕未滿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繞井三匝。映井水。詳觀影而去。勿反顧。勿令婿見。必生男。

洛城中小人失妻者。管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鬥。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中書令紀玄龍。輅鄉里人也。輅在田舍。嘗候遠隣。主人苦頻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宿。生有急求去。不聽。遂

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持刀出門外。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忽有一物直來過前。狀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便死。視之則狐。自是主人不復有災。

時有利涓治下屯民捕鹿者。獲之。爲人所竊。詣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逕往門前。候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忽患頭痛。壯熱煩疼。亦來詣輅卜。輅爲發崇。盜者具服。令擔皮肉還藏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敎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瘥。

輅嘗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携肫一頭。酒一壺來候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潁川庾嘉德。善於筮蓍之事。有人失一婢。庾卦云「君可出東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識否。但就其載得與不得。殆一理也。」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徑便升車。曹大駭呼。牛驚奔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介子推逃祿阮迹。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起於此。

田文母嬖也。五月五日生文。父勑令勿舉。母私舉文。長成童。以實告之。遂啓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云「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立爲嗣。齊封爲孟嘗君。俗以五月爲惡月。故忌。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循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陳留蔡邕字伯喈.避難過吳.讀曹娥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

德行

陳仲舉言爲世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

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過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托。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王戎云。與稽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訊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遠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

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言語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臨堯德未彰。是以踐民顛倒衣裳耳。」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雋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懼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

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陽枹爲漁陽摻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偸服藥酒其父時覺且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喜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猶吳牛見月而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鄧艾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岩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嵬以嶬峨其水泄漾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衞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借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懌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殿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迺歎曰。「既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魚禽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養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劉尹云。「人想王荊州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列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過穆契。當無此言。」二人皆有慙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治城。謝悠然遠世。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足胼手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否。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謝云。「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座。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政事。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一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

「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使令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諸葛太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太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焉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衙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爲友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値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湧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汙穢。」時人以爲名通。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座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其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傳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

望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美。」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鎭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方正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

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高貴鄉公薨。內外喧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惟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預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卽去。武帝聞尙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斑。」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

「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耶．」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承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却略下階．承相披撥傳詔．逕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嘿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嘆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

王敦旣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鈎深

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惟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耶。」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耶。」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識者。猶憎其眼。」

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衆鳥猶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悅而去。王亦不留。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平常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非惟圍棊見勝。」戲乃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棊見勝。」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旣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

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自難」。

雅量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

多子此必苦李一取之信然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樑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詰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麪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過江初拜官輿設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薄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酒火擲伯仁伯仁笑曰

「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正値收庾希家。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迨收信還得不定乃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喝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諸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

宮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客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閤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識鑒

曹君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

王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耶」羊祜曰

「亂天下者必此子也」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托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狷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陳仲舉嘗嘆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爰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嘆曰「從兄不亡矣」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樑之用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嘆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

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見青天。」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於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頓家釀。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績顧劭全琮。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耶。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千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

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惟此一條而已。」

虞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猸狢噉盡。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人躁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君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自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耶。」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便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裙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簞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簞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着襦尋作複幃」兒云「已足不煩複幃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煙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王處仲世許高尙之目。嘗荒淫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容止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潘岳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頹。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座。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頹」右軍答曰「惟丘壑獨存」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鴻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

自新

周處年少時凶彊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遯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止見清河且以情告並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耶」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傷逝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客皆一作驢鳴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稽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許玄度隱在永幽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戴安道既屬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賢媛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使捉裾停之。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

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頃之。允至。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娶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季氏。季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盛大。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罄。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髢。賣得數斛米。斫諸

屋柱。悉割半爲薪。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達既嘆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不已。且百里許。達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達又洛遂稱之於羊晬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於時荆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任誕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衣幝。諸君何爲入我幝中。」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皆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掛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劉道眞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有人饑凍。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郎。」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欣待。劉旣知張衙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旣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

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卽便回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簡傲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陶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騰馬邪。」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

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支道山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穅秕在前」范曰。「淘之汰之。沙礫在後。」

謝遏夏日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輕詆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庾曰。「不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刼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愼。」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撍之。其後來必高。因貼臥牀上。劍至果高。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害。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管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十因問向姥不見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王右軍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常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熟眠。於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與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與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

謝遏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卽燒之。

儉嗇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汰侈

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匹。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憫然自失。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嗔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卽吐之。

讒險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常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旣而屈起坐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缺页

述異記

梁任昉

昔盤古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盤古氏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

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爲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鬥。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

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爲黃熊。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龍即黃熊也。

陸居曰熊。水居曰龍。昉按今江淮中有魷名熊。熊蛆之精。至冬化爲雉。至夏復爲蛆。今吳中不食雉。毒故

也。

南海有龍綃宮。泉先織綃之處。綃有白之如霜者。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謂漢室將亡之徵也。

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蚰珠。蚰所吐者。南海俗諺云。「蚰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蚰珠賤也。越人諺云。「一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

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王者。」合浦有珠市。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鳥市。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

陶唐之世。越常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歷。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歷之文。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

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

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慟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爲之班班然。

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赴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

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人呼寮莎。蓋相思之流也。

江南有懶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爲姑所溺而死。化爲魚焉。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

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曰靈龜。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

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雞鳴。玉犬吠。

閭閻夫人墓中。周廻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甕玉燕。各千餘雙。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亙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館。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珠玉飾之。

吳既滅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勾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勾踐種蔴將以宏弓。交州糠頭山。勾踐貯米于其上。春積糠爲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箭鏃州往往有得古箭鏃。蓋古制也。

洞庭湖中有釣州。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于州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硯。鈷鑼一說香水在幷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

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

安定西隴道。其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聞之。謂之彈箏谷。

西海外有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百獸不犯。惟畏海鵠。鵠見必吞之。在鵠腹中不死。鵠一舉亦千里。

却塵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座。塵埃不入。

辟寒香。丹國所出。漢武時入貢。每至大寒。於室焚之。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減衣。

崑陵山有井。異鳥巢其中。金翅而身黑。此鳥見即大水。井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揭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女子於此揭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磯。

八方之鼓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即成雷也。天之申威於此。

幷州妬女泉。婦人不得覩。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云。是介推妹。

和州歷陽湍爲湖。昔有書生過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爲湖。」姥後數往視之。門吏問姥。姥具答之。吏以硃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顧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

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纜舟於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於予。」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多載老桑爲薪。煮之立爛。遂命老

桑斫之爲薪。既燃即爛。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昔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其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以酒祝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願家遂至大富。

顧渚山有報春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鶗鴂之類也。

巴東有眞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

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魏興錫義生多生薇蘅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解之。

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着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

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可以鑒。謂之夜光。

千年木精爲青牛。

猿五百歲化爲玃。玃千歲化爲老人。

鵠壽三千歲。

虎魚老者爲蛟.
鷺之千年生胡鬚.
南中生水母竹.今之慈竹也.
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其處也.
古說雍州雨魚.長八尺寸許.
先儒說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
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
呂后二年天雨粟.
漢世翁仲儒家人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頃刻皆化爲石.
漢武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矣.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人.墮於庭前.長六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而至於君庭.

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與金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爲珠玉」是也
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爲飛蛾
漢世古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今藥中有禹餘糧者世傳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於江中生爲藥也
日南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往
天將雨則翼翅搖動若將奮飛
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嚙嚙之狀湖中呼爲馬澤澤中有武帝彈棋方石石上勒銘存焉
懸腸草一名思子蔓南中呼爲離別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爲懶婦箴
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莖而甚氛氳花色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囚死於宮中者葬

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舜草今之孝子也
蓂草特生而不叢
後漢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木爲之像囚形穿地爲坎臥木囚於其中祝之罪正者不動冤者木
囚動出時以爲精誠所應子長時爲大理卿西風吹奇肱人垂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復至使遣
奇肱國其國人機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
歸國去玉門四萬里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海人採捕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故魏郭后愛念之錄着宮人常置左右問漢
時宮中事說之皆有次第郭后崩因哭泣過度遂死
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疊有類台榭名曰女
媧宮有獸名格似猩猩之形自知吉凶人無機愛之則可馴
狎欲執害之則去不來
松有兩鬚三鬚七鬚者言如馬鬚形也言粒
合都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
龍巢山下有丹水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
魚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涉水如履平
地

衡州九疑山有舜廟郡守至官常致敬修祀則空中如有弦歌之聲一說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曰九疑山

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木皆自火燃至根其地悉焦黃後其雨迅過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

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

荊州清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鴟按仙經云蝙蝠一名仙鼠千載之後體白如銀棲卽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

缺 页

續齊諧記

梁吳均

京兆田眞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然。眞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遂爲孝門。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卽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纛。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纛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鷄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晉武帝問尙書郎摯虞仲冶。三月三日。曲水流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

便非嘉事也。」尙書郎束晳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事。」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桐溪山。山根直竪一石。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轉慢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荆楚歲時記

梁宗懍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謂之端月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

按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以竹着火中焚燔有聲而山臊驚憚玄黃經所謂山獐鬼也俗人以爲爆竹起於庭燎家國不應濫於王者

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於散服却鬼丸各進一雞子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凡飲酒次第從小起

按四民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身輕却老柏是仙藥成公子安椒華銘則曰「肇惟歲首月正元旦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董勛云「俗有歲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貢樽正月飲酒先小者以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周處風土記曰「元旦造五辛盤正元日五薰鍊形五辛所以發五臟之氣莊子所謂春月飲酒茹葱以通五臟也」繫子散出葛洪鍊化篇方用柏子人麻人細辛乾薑附子等分爲散井華水服之又方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其方用武都雄黃丹散二兩蠟和令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帶之周處風土記曰正旦當生吞雞子一枚謂之

練形。膠牙者。蓋以使其牢固不動。今北人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案練化篇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七枚。辟瘟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雞子白。麻子。酒吞之。然麻豆之設。當起於此。梁有天下不食一葷。荊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

帖畫雞戶上。懸葦索於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按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旦。門前作煙火。桃神絞索。松柏殺雞著門戶。逐疫禮也。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幷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應劭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鬼妄搰人。援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虎畫於門。效前事也。

又以錢貫繫杖脚。迴以投糞掃上。云令如願。

按錄異記云。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有人教明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如願幷爲即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此如願故事。今北人正月十五日夜。立於糞掃邊。令人執杖打糞堆云。以答假痛。意者亦爲如願故事耳。

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翦綵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

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猪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正旦畫雞於門七日帖人於帳今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猪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亦此義也古乃磔雞今則不殺荆人於此日向辰門前呼牛羊雞畜令來乃置粟豆於灰散之宅內云以招牛馬未知所出翦綵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華勝起於晉代見賈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勝也舊以正旦至七日諱食雞故歲首唯食新菜又俗日不刻牛馬羊狗猪之像而二日福施人雞此則未喻郭緣生述征記云壽張縣安仁山宋東平王鑿山頂爲會人日望處刻銘於壁文字猶在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則春日登臨自古爲適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晉代桓溫參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詩近代以來南北同耳北人此日食煎餅於庭中作之云薰火未知所出

立春之日悉剪綵爲燕戴之帖宜春二字

按宜春二字傳咸燕賦有其言矣賦曰四時代至敬逆其始彼應運於東方乃設燕以迎至翬輕翼之歧歧若將飛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儀形之有似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

正月十五日作豆麪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按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而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

蠶世人正月半作粥禱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則是爲蠶逐鼠矣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則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

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幷占衆事

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猪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爲此也洞覽云帝嚳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又其事也俗云溷廁之間必須靜然後致紫姑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異苑云陶侃如廁見人自云後帝著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可言將後帝之靈憑此姑而言乎

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搥牀打戶振狗耳滅燈燭以禳之

按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地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卽有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名爲鬼鳥

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雞而鳴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社日四鄰並結綵合社牲醪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按鄭氏云百家共一社今百家所社綵卽共立之社也

去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焚火三日造餳大麥粥

按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琴操曰「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股以啖文

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周舉移書及魏武明法令陸翽鄴中記幷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卽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案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焚火蓋周之舊制陸翽鄴中記曰「寒食三日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煮作粥」玉燭寶典曰「今人嘗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引湯沃之」孫楚祭子推文云「干飯一盤醴酪二盂」是其事也

鬥雞 鏤雞子鬥雞子

按玉燭寶典曰此節城市尤多鬬雞卵之戲染藍茜雞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春卯夏筍秋韭冬菁便是補益滋味其鬬卵則莫知所出董仲舒書云心如宿卵爲體內藏以據其剛髮毳鬬理也左傳有季邱鬬雞其來遠矣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然管子曰彫卵然取之所以發積臧散萬物張衡南都賦曰

打毬 鞦韆施鈎之戲

按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案鞠與毬同古人蹋蹴以爲戲也古今藝術圖云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施鈎有前事公輸子遊楚爲舟戰其退則鈎之進則强之名鈎强遂以時越以鈎爲戲意起於此涅槃經曰

鬬輪骨輪索.其鞦韆之戲乎.鞦韆亦施鈎之類也.

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

按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尙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濫觴.曲水起於此.帝曰.若此談便非嘉事.尙書郎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十五斤.左遷摯虞爲陽城令.按韓詩云.唯溱與洧.方洹洹兮.唯士與女.方秉蕳兮.注謂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釁浴.鄭注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司馬彪禮儀志.三月三日.官民並禊飲於東流水上.彌驗此日.南岳記云.其山西曲水壇.水從石上行.士女臨河壇.三月三日所逍遙處.周處吳徵注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並以亡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張景陽洛禊賦.則洛水之遊.傳長虞神仝文.乃園池之宴.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禊祓.由來遠矣.

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粹.以厭時氣.

四月有鳥名穫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耙上岸.

按爾雅云.鴶鳩鞠.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崔寔正論云.夏扈趣耕耡.卽窮脂.玄鳥鳴穫穀.則其夏扈也.

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床薦席及忌蓋屋

按異苑云新野庾寔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寔子遂亡或始於此或問董薰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見影魂便去」薰答曰「蓋秦始皇自爲之禁夏不得行漢魏未改」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台榭鄭玄以爲順陽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與禮反敬叔云見小兒死而禁暴席何以異此乎俗人月諱何代無之但當矯之歸於正耳

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又有鬥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避毒氣

按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師曠占曰歲多病則艾先生

是日競渡採雜藥

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爲水軍一自以爲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郡郭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俗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云起於越王勾踐不可詳矣

以五綵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組織雜物以相贈遺取鳩鴿教之語

按仲夏蘭始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繡金鏤貢獻所尊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名擬甚多青赤白黑以爲四方黃爲中央襞方綴於胸前以示

婦人計功也。此月鳩鴿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致其語也。

夏至節日食糭。

周處謂爲角黍。人並以新竹爲筒糭。楝葉插五綵繫臂。謂爲長命縷。

是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蠹。

按干寶變化論云。朽稻爲蚩。朽麥爲蛺蝶。此其驗乎。

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

按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來有之。

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

按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傅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

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爲針。陳瓜菓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爲符應。

按世王傳曰。竇后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照室。爲后之端。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

按盂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蓋由此也經云目連見其亡母在餓鬼中卽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勑衆僧皆爲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翦綵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炙以厭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餉遺

按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云弘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金箔爲之遞相餉焉

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

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近代皆設宴於台榭又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大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

十月朔日黍曜俗謂之秦歲首

未詳黍曜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

仲冬之月。采擷霜薤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爲鹹葅。

有得其和者。並作金釵色。今南人作鹹葅。以糯米熬搗爲末。並研胡麻汁和釀之。石窄令熟。葅既甘脆。汁亦酸美。其莖爲金釵股。醒酒所宜也。

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言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繫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

按禮記云。儺人所以逐厲鬼也。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王平子在荊州。以軍圍逐除以門故也。玄中記。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故東京賦云。「卒歲大儺。驅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苅。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神。河圖玉版云。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兵長三十丈。此則其義。

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

按禮器。竈者老婦之祭。尊於瓶。盛於盆。言以瓶爲罇。盆盛饌也。許愼五經異義云。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祝融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博頰。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陰氏世蒙其福。俗人競尚。以此故也。

歲前又爲藏彊之戲。

按周處風土記曰。醇以告蜡。竭恭敬於明祀。乃有藏彊。臘日之後。叟嫗各隨其儕。爲藏彊。分二曹。以校

勝負。辛氏三秦記。以爲鉤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綏。並作彄字。藝經。度關。則作鉤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則廢而不修。

歲暮。家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